皇清文穎續編

高宗純皇帝聖製文

跋

爲君難跋

予昔爲創業守成難易說亦旣反覆辨論難與不易之輕重懸殊不可同日而語以爲岑文本之言非是而定之曰開創不易守成難矣此非在守成言守成蓋實有見其難也兹特引伸觸類敬述勤政殿後楣

皇考御書爲君難之義而爲之跋曰大哉

王言示大淸億萬斯年

家法六訓歟夫爲君難之言孔子道人之言耳而吾直以爲

皇考之言者何蓋耕當問僕織當問婢豈不以習焉安焉不見異物而遷之謂乎且孔子非爲君者也其云難亦不過思其理而度其勢究未身懸其境而心親其勞也

皇考稟內聖之姿行外王之道質諸心得驗以躬行
故取孔子之言而銘之楣端所以
自警也所以訓予小子也所以詔世世孫曾常禀此
志以迓
天庥而基命宥密承承無極也是故言政莫備於尚
書而言難亦權輿於尚書放勳重華一再曰欽引而
未發至於大禹祗承于帝首曰后克艱厥后艱者難
也承於帝舜者舜實承於帝堯也惟帝其難之則益

深切著明言之矣無輕民事惟難伊尹之申誥也先
知稼穡之艱難周公之作訓也五十八篇之中其於
天命民碞之可畏暑雨祁寒之宜思誨之諄諄三致
意焉槩古今之得失綜政典之治亂無知難而不興
之世亦無不知難而不亡之朝然而知難非空言知
其難而已其必勅命謹幾明德修身以立其本懲忿
窒欲親賢遠佞以正其施凜凜焉惴惴焉以謹對越
而培永圖予故曰大哉

王言示大淸億萬斯年
家法大訓也或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孔子之言也今
獨舉其一豈股肱交儆之義哉予曰向不云乎難與
不易輕重懸殊不可同日而語則爲臣之不易吾將
俟爲臣者自言其不易可耳未若爲君之難也且也
當其不易者恒多語有之衆擎易舉則不易者亦將
成易而當其難者一人而已嗚呼豈不甚難

重訂熱河考跋

右熱河考乃乾隆戊子秋駐山莊時所作內云黃河之源自星宿海蓋據康熙年間侍衛拉錫等所窮但至星宿海而止即指為河源是以
皇祖御製幾暇格物編亦以鄂敦漢云星宿他臘漢云岡海為河源也迨壬寅歲命侍衛阿必達往窮河源親履目覩復命詳奏乃始知星宿海尚非真源其西南上游一河蒙古語名阿勒坦漢云金郭勒漢云河其水黃色迴

旋三百餘里入星宿海合流而下至貴德堡水色全黃始名黃河又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數丈蒙古語名噶達素漢云齊老漢云北極石其崖壁黃赤色上爲天池釃流百道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斯爲中國黃河之眞源也至羅布淖爾漢云蒲昌海伏流地中至此復出是又爲阿勒坦郭勒之上源於是考詢始明確因著河源詩文並命館臣詳訂前史載記之訛輯爲河源紀畧一書刊行頒布以決疑而傳信然玆事體大

理博彼桑欽酈道元輩拘墟耳食無足論已即元史有星宿海爲河源之文亦失之疎而誤譯鄂敦爲火敦則漢人不通蒙古語之故耳使非若今日之版圖式廓予之精通蒙古語及漢文更詢之親履目覩之人率欲正千古之訛傳得其確實不亦難哉因閱舊考河源未臻更誌續得眞源梗槩如右乾隆甲寅孟秋御識

考

天竺五印度考訛

佛經此欲界內以須彌山爲中須彌山四面有四大部洲居南面者爲閻浮提即華言南贍部洲者是此閻浮提內有三大國各所屬及弗相屬之小國弗與焉而閻浮提又以崑崙爲中居崑崙之東及東南東北者即我中國爲一大國居崑崙之南及西南者爲天竺一大國（即今西藏所稱厄訥特珂克地）居崑崙之西北及北者

為洪豁爾一大國而天竺一國分爲東西南北中五印度即梵經所稱印達爾印達爾者華言自在境界之謂也五印度皆厄訥特珂克之地唐史宋史訛印度爲身毒或稱身篤而所載事蹟及入朝中國大率不實亦不得要領何言之自古中華聲教所訖莫過於本朝而本朝百餘年中從未有天竺遣使進貢之事雖於乾隆庚辰年間烏特噶里畢拉哥碩拉汗曾遣婆羅門進表奉貢亦其東印度近我西藏之一小

國耳非中天竺也若夫北印度實近我回部之葉爾羌故葉爾羌之西過葱嶺即拔達克山由拔達克山轉而南爲克什米爾又轉而西爲温都斯坦又轉而南方爲厄訥特珂克其方向如此其道里亦莫得而詳焉温都斯坦雖回地也而回人相傳彼地有佛遺蹟益知即北印度交界或者昔爲天竺屬而後爲回部屬皆不可知温都斯坦今唐古忒及回語皆稱爲痕都斯坦蓋亦譯者訛痕爲温而二語皆與印度音

聲相近所謂天竺北印度近回部此亦一驗也要知痕與溫與印與身及度與毒與篤與都皆非天竺本語而又何必較是非於一字一句之間哉宋史載天竺僧施護行程有至誐惹曩國之語誐惹曩音聲亦與厄訥特珂克相近而遁考所謂度雪山過伽濕彌勒國者雪山即今葱嶺而伽濕彌勒亦即克什米爾之誤耳若夫元史稱元太祖見角端於印度疑亦即今痕都斯坦之北印度與回部交界者耳非中印度

也東印度旣近西藏故天竺之事西藏時聞之據西藏僧謂天竺雖佛現身說法之地然今天竺實不興佛法而興異教此亦與梵帙佛受記五百年後佛法漸徵而漸流行東至震旦迺復興之語相符合夫以今中國之力若唐宋之假道葱嶺克什米爾以達天竺中印度亦何難但旣非德致更以計求雖務遠域何關實政故不爲也近得蒙古源流謂元太祖進兵至厄訥特珂克遇一角獸狀若跪叩者三元太祖曰

是殆上天示予自此往斡齊爾圖瑣林道遠難極遂振旅云云斡齊爾圖瑣林者蒙古語謂金剛牀也即佛現身說法之中印度　益可爲未至中印度之證而歟爲人言更可信元史之謬爲附會因考天竺五印度故並闢其譌謬如右

熱河考

考水源而不親履其地晰其支派脈絡分合之由雖博綜載籍稽諸故老之流傳不能參互而訂其蹖駁或以熱河爲濡水之源余固心疑之而未暇深考夫濡水卽灤河自多倫諾爾之北而來其源甚遠又折而東南數百里乃歷喀喇河屯又東南流數十里至鳳凰嶺熱河乃南注會之不應其源反出於此蓋濡自有源而熱河又別有源是不容紊今秋駐山莊遣

喀喇沁郡王拉特納錫第內大臣努三往尋熱河之源則得之於察汗陀羅海蒙古語察汗謂白陀羅海謂首蓋以山阜得名其地距熱河二百里而羸流經固都爾呼達巴漢麓蒙古語固都爾呼者伏行達巴漢者嶺也遂名固都爾呼河西南至於中關東茅溝河水自玳瑁溝出西南流注之又合而南流賽音郭勒河水蒙古謂好爲賽音河爲郭勒自霍爾霍克蒙古語謂熱食達巴漢之三道溝出南流折而西南與湯泉泉出山莊東北湯山合又西注之三源既滙又西南流沿山莊東北歷

錘峯下山莊行宮內亦有溫泉流出滙之於是始有熱河之名南流折而東復折而南入於灤是則熱河乃會濡水而非濡源審矣酈道元水經注云濡水又東南流武列水入焉其水三川派合西源曰西藏水西南流東藏水注之東藏水出東谿西南流與中藏水合又南右入西藏水故目其川曰三藏川又東南流逕列谿謂之武列水東南歷石梃下層巒之上孤石雲舉高可百餘仞其水合流入濡按道元所言石

梃即今鍾峯其曰三藏水即今固都爾呼茅溝賽音郭勒三源則熱河之爲武列水無疑第古今異稱今人但知熱河而不知武列耳然所云三川合流之序則不足据今考固都爾呼爲西源茅溝爲中源賽音郭勒爲東源西源自北而來先合中源又南始與東源合道元所謂西藏水又豈能越中藏而先與東合哉此其敘述錯綜已足滋惑而以中藏爲先合東藏則又其顯然大謬者也又如以濡水爲經白檀北夫

白檀乃今密雲實非濡水所經則誤以漢書地理志之洫水（亦名絶邶水卽今潮河）爲濡又從而傅會之矣蓋徒尚耳食而未親履其地晰其支派脈絡分合之由毋怪乎其舛也或以爲熱河旣會濡而東入於海則謂之濡源亦無不可何須置辨是大不然夫江淮河濟何一不入於海而皆謂之海可乎昔禹貢載導河自積石或以爲亦若江之岷山淮之桐柏矣及今平定回部乃知河源自葱嶺以東之和闐葉爾羌諸水瀦爲

蒲昌海即鹽澤蒙古語謂之羅布諾爾伏流地中復出爲星宿海蒙古語謂之鄂敦諾爾即元史譯爲火敦腦兒者其水在枯爾坤之東昔皇祖遣使窮河源得之於此御製文以記其時回部未入版圖故止及星宿海也至積石始名黃河則大禹所記亦第就目所經見者而言道元又安能以所未經見者而一一詳訂其曲折也耶苟非命使親履其地烏知此之爲是而彼之爲非乎近勅儒臣輯熱河志故考其源俾知所從事若夫濡水之源則更俟他日詳考之

灤河濡水源考證

濡水見史傳者凡五而惟灤河之濡水源遠流長雖於其四鄰道元水經注所云出禦夷鎮者也昨歲命方觀承考濡源委亦既繪其梗槩條分縷析而爲之說矣然以漢文訓蒙古語未如同文韻統得字音之正而鄂博之類穿鑿更甚因命馴道大臣努三挈方觀承所遣同知黃立隆者重循其源以至其委於是二千餘里之灤河曲折分合盡得其實因詳注其地

名及諸水之滙流而酈道元歐陽修等並元史河渠志所載相舛誤者都爲四條考証如左夫江淮河濟中國之四瀆也其理大物博較之灤河濡水不啻倍蓰而禹貢以數語盡之玆注濡水數千言猶有未盡焉古今相去不可及者如此蓋得其簡則足以提要而欲其詳反不免致繁抑以塞外中土語言不同人跡罕至斯固難易所由殊然則就同文韻統會中外而傳濡水之實距不在此時乎哉

灤河源出獨石口外東北一百餘里巴延屯圖古爾山四泉湧出名都爾本諾爾涓流曲折伏而復現西北經訥克里和洛有小水自東注之又北經哈丹和碩之西噶勒都思台之水自東注之又曲折西北流至茂罕和碩三道河自東來滙之河流始暢又西北流復有二小水一自布爾噶蘇台一自克爾哈達先後來注之八十里經察汗格爾烏蘭河屯至上都店又北流十餘里經淖海和碩折而東北二百五十餘

里經博洛河屯至庫爾圖巴爾噶遜河屯喀喇烏蘇自東注之又三十餘里至上都河屯察汗諾爾自北注之又六十餘里經都什巴延珠爾克山至察汗鄂博東克伊綳河自東北來滙之河水倍暢折而東南流十八里至磴口額爾德尼布拉克自西注之又十二里至大河口圖爾根伊札爾河自東北來滙之又南流七里沙岱布拉克自西注之又折而西南流二里霍洛圖布拉克自東注之又九里海拉蘇台河自

西注之又一里蒐集布拉克自東注之又南流一里渾齊布拉克亦自東注之又十里察汗郭勒自西注之又十一里什巴爾台河自東北注之又折而西復折而南八里克蘄布拉克自西注之又十七里經雁北灘布爾噶蘇台哈丹和碩河自西注之又十七里經半壁山又南經大廟灣折而東復折而西南五十八里頭道河自西注之又二里羅密塔子亦自西注之轉而東南流三十二里至木厰又折而東流二十

四里經韭菜梁又九十五里經小遼東至瓜地摩霍
爾阿爾善所出之湯泉自南注之又二十七里經西
屯庫爾奇勒河自北來滙之自此遂名灤河又二十
七里至郭家屯折而南流四十六里至大對山又折
而東復折而南屈曲行八十餘里至興隆莊南流五
十九里經五道河折而西南流四十九里至張博灣
興州河自西北來滙之折而東流七十餘里經喀喇
河屯繞行宫東流伊遜河自北來滙之東南流三十

四里至石門又四十七里經鳳皇嶺固都爾呼河自東北來滙之水至此益大折而南流四十三里白河自西注之又三十三里老牛河自東北注之又三十三里至滴水崖南二河自東注之又十里柳河自西注之又六里車河自西注之又三十餘里至門子哨黃花川自西注之又三十二里清河自東注之又九里豹河自東北注之折而西流二十里經灤河灘又南流折而東復折而西經楊枝峪又東南流二十二

里入潘家口折而東又折而西十里經走馬哨又二十四里至灤河橋灤河自西注之又曲折東南流七十餘里至白布店恒河自西北注之又折而東流十餘里至煤峪口長河自東北注之又七十三里過平崖子清河自東北注之折而南流二十餘里至峽口蛤螺河自東注之又二十九里過遷安縣西經黃臺山又二十三里折而東三里河自東注之又南流二十餘里經孤竹城又三十五里至合河口清龍河自

東北來滙之河流至此勢益寬大又十一里繞雪峰寺又二十一里過武山西橫河自西注之又三里至偏涼汀又東南流五十六里過定流河又三十八里至老河口又西南流二十里至小河崖清河自西北注之又七里至石家圪灤自此分支折而西南流五十餘里至新橋口入於海自河源至此約二千餘里

酈道元水經注云濡水出禦夷鎭東南按禦夷鎭爲北魏六鎭之一其建鎭之所雖不可考而魏太祖祀

云築長城於長川之西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里又魏世祖破蠕蠕列置降人於漠南東至濡源西槩五原陰山分六鎭是禦夷居六鎭之東自獨石口外至開平皆其故地以今所考上都河源方向核之道元所言非盡無稽惟云二源雙川夾山西北流則未能實辨都爾本諾爾爲濡水正源而以夾山來會之三道河誤爲濡源雙引其云出山合成一川則即今之茂罕和碩耳至云又西北逕禦夷故城東其遺

跡無可據惟以鎮北百四十里計之當在今烏蘭河屯之地其餘諸山水雖與今圖不能悉合然所云又北逕箕安山東屈而東北流似卽今之多倫鄂博圖其云逕沙野西又逕沙野北則似指伊克們祚克至喀喇烏蘇一帶沙磧言之其云三泉曆次合為一水注吕泉水則似今之克伊繃河合伊克霍爾昆等三源也云逆流水則似今之伊札爾也云木林山水則似今之海留台水也云又東盤泉水自西北東南流

注濡河則似今額爾德尼布拉克也又所云東南水流廻曲謂之曲河鎭以今圖屈折形勢觀之葢卽今大河口自此以下道元卽闌入白檀要陽按其地距所云會武列水之熱河境尚七百餘里漢時郡縣安得至此其外尚何待深辨乎至云濡水又東南逕盧龍塞則爲今之潘家口無疑其云塞道自無終東出渡濡水向林蘭陘東至清陘無終爲今玉田林蘭陘葢今喜峯口清陘卽今冷口卽此以證不特塞垣邊

界了然卽田疇引曹操迴軍盧龍塞之處亦可得其大槩矣其自潘家口以內至入海處酈注所記州邑山水雖名稱今昔不同而以志乘訂之皆約畧可數而未至大舛蓋道元於諸水源委詢考甚詳故所言時有相合者惟未嘗親履其地且以漢言誌蒙古山水名目往往傳訛傅會更不免謬以千里則泥古而不知覈實之過也

歐陽修云灤水出炭山東北胡三省通鑑注因之其

後陳組綬職方圖考顧祖禹方輿紀要皆從其說今考獨石口外無所謂炭山者惟巴延屯圖古爾山據努三云土人名其山爲黑老山按昔人有謂濡水出黑龍山者龍老音轉承訛黑龍山之言似不爲妄今巴延屯圖古爾山其陽石色黝黑所謂炭山或即指此而明統志乃以萬全縣南之炭山當之其地距獨石三百餘里則更風馬牛不相及矣

元史河渠志灤水出金蓮川中今獨石口外濡源相

近處無所謂金蓮川者按金史地理志云桓州曷里
滸東川更名曰金蓮川又元史地理志云世祖命劉
秉忠相宅於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中統元年爲開
平府五年加號上都卽今之上都河屯正在灤水之
北桓州尚在其西考元周伯琦扈從北行記云至失
八爾圖地多泥淖驛路至此相合地多異花有名金
蓮花者似荷而黃至察罕腦兒猶漢言白海也歷數
驛始至桓州又王惲中堂事記云灤野蓋金人駐夏

金蓮云云考其地皆與上都河屯相近夫八爾圖當爲什巴爾台蒙古語泥濘處也在上都西少北察罕腦兒當爲察汗諾爾蒙古語白湖也在上都南少西金蓮川當在什巴爾台察汗諾爾之間元陳孚金蓮川詩云茫茫金蓮川日映山色赭昔人建離宮今存但古甃蓋金時於此建景明宮爲避暑之所許安仁疏有金蓮千里之外語以距京師道里計之亦相合又今什巴爾台少西北有和洛和山蓋即金史所謂

曷里滸者川在其東去獨石口幾五百里其非濡源明甚周伯琦賦得灤河送蘇伯修詩云清灤悠悠北斗北千折縈環護邦國直疑銀漢天上來金蓮滿川淨如拭蓋灤河先逕金蓮後至上都伯琦詠灤河而兼及金蓮殆指河流所經言之修元史者直以爲灤出金蓮川中誤矣

書小序考

謂劉歆班固誤以孔子纂書爲序者出於蔡沈之集傳謂鄭元馬融王肅並云孔子作書序者出於孔穎達之疏穎達且謂爲書作序不作詩序者此自或作或否無義例以余思之詩序既非夫子所作則書序亦定非夫子所作何言之使書序辭義精於詩序則爲夫子所作或不可知今書序遠遜詩序朱子亦以爲非夫子所作而馬端臨且謂詩序不可廢書序可

廢是知書序乃出於漢儒所爲徒以不能定其爲誰且相傳已久未可擯棄耳蔡沈作書傳疏其可疑者附於卷末可稱具卓識而王天與尚書纂傳及監本尚書注疏仍列於前雖姑從漢孔氏之例然未免有擇焉不精之疵矣至我

皇祖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全錄蔡沈攻駁書序之語復採朱子及諸儒糾正之說抉疑示的足爲千古定案故茲不復贅論書序之非而特定書序爲非夫子

之作書於玉京與樂傳之簽端

濟水考

濟爲四瀆之一禹貢導沇爲濟以至會汶入海不過八語而窮源至委昭垂千古爲不易之恒流向嘗賦四瀆詩雖加考證祇以漢志及水經注酈道元李濂輩各持已見究之其身並未歷其地尊耳食而相齟齬蓋因濟流伏見原無定是以展轉紛歧無足怪者即如禹貢所云入於河者非濟之清流入黃也蓋即伏於黃之底所謂入也溢爲滎則又見而出爲滎地

志所謂卽滎波之滎見豫州者三伏三見此其一證然其伏見原亦無定處而無定數也東出陶邱則今之曹州又至於菏則今之菏澤縣蔡沈所謂濟陰縣自有菏派也又東北會於汶汶自有源宋樂史所云清河卽今之大清河唐李賢所謂濟水東貫潟曹鄆青以入於海者也是則濟之原委實不出禹貢數語以解之者愈多而考之者愈紊乃致人但知大清河而反不知濟遂若靈瀆有不可復求者然蓋嘗論之

禹貢所言乃本然之形勢今則時代變遷伏見靡常亦理之所必有而以禹貢六語證之總不出數士真川之本來其紛然口舌之論偶藉以資多聞亦可即付之不求甚解亦可

辨

三傳晉假道伐虢辨

三傳爲素王輔臣而各有失若夫誌晉假道伐虢之事則更同一失而且相矛盾此不可以不辨也左氏稱晉假道滅虢在僖公五年冬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公羊穀梁則均在僖公二年而嵩之言則曰還四年反取虞荀之言則曰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雖楊士勛疏曰謂僖五年此蓋遷就欲合左氏之意

然以荀息借道之言證之又當先五年亦不合宮之奇諫之日也異哉文人之紀事豔者務其富清者欲其媺辨者圖其裁而不論理之從違蹟之真偽以致失之誣失之短失之俗雖前人已有定論而後之踵事增華者其才識已不如三氏重加之以阿好而毀惡則其事之可信與否又當何如哉若夫假道之事又可畧言矣蓋所謂道者經由之路也晉在北而虢在南虞在其閒晉欲滅虢假道於虞似矣然左氏稱

宫之奇之言則曰虢虞之表公穀則皆曰脣亡則齒寒夫虢旣在虞南則虞實表與脣非所謂虢也使虞虢疆相並而界相連如公羊所稱欲攻虢則虞救之攻虞則虢救之今破其相救之策權和一以攻一則可更不可言假道矣且以幣假道是有求於人有求於人者聽與否固未可定虞公雖至愚豈其貪璧馬而受亡國之憂哉以予觀之晉卽不假道其亡虢之後亦必將破虞不繫道之假與不假也則三傳之煩

辭皆不必信而惟信經之二年虞師晉師滅夏陽五
年晉人執虞公斯可

廣陵濤疆域辨

枚乘七發觀濤廣陵之曲江註云廣陵國屬吳自是詠潮數典者槩舉廣陵而於其封域則姑舍而未詳酈道元水經注於漸江引海水逆流江水上潮似神而非為江流兩山間濤來高大之據亦不定云廣陵所屬自元時錢惟善試羅刹江賦始云惟羅刹之巨江實發源於太末人皆知此語始自惟善而不知惟善實祖元稹為問西州羅刹岸濤頭衝突近何如之

句於是以浙江爲曲江而浙江潮廣陵潮遂溷而一
矣夫乘漢人也其舉方域不能違漢制攷漢書地理
志廣陵國高帝六年屬荆州十一年更屬吳所治廣
陵江都高郵安平四縣而錢塘在當時爲餘杭隸會
稽郡雖顏師古注有景帝四年屬江都之文劉敞駁
其非是敞長於考訂其說必有可信則會稽之不屬
廣陵明甚然以今日濤形論之揚子江之潮雖亦應朝
夕期候若七發所侔揣刻劃目爲似神者固究於浙

江之潮爲近然其理又實有不可强爲比附者卽以
乘所云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而言不特越
絕書所云旦食於紐山晝遊於胥母其文與姑胥之
臺相屬卽胥山之見於史記及吳越春秋者注一以
爲在吳縣西四十里一以爲在太湖邊皆不出今蘇
州境於揚於杭又皆風馬牛不相及矣揚子固不能
遠踰吳松以通潮汐具區雖連亙數郡而去海遠甚
浙江之濤又安能指數百里外之湖濱而弭且厲哉

是乘之言已不免自相矛盾矣蓋七發之作不過文人託事抒藻之爲妙子虛亡是騁其贍博非必若山經地志專供考資者之脈絡分明也又唐李紳詩云揚州郭裏見潮生而蔡寬夫詩話亦以爲潤州大江與揚子橋對岸瓜洲乃江中一洲疑曩時大江之潮揚州固嘗見之又何必以文人怪異詭觀之辭本無確據而拘墟𦐂帚定以廣陵古國屬之餘杭抑亦刻舟膠柱之甚矣

濮議辨

濮議司馬光等以濮安懿王宜稱皇伯而歐陽修引禮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則是雖出繼而其本生猶稱父母也光與修皆號正人而持論各不相下迄未有折衷一是蓋嘗論之本生父母天性之親也子雖爲人後聖人著之禮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報者降服齊衰期也蓋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所以明示天下爲萬世法也且人臣出繼爲人後者世

所嘗有旨得推恩封其本生父母不改稱伯叔禮也天子以孝教天下而因出繼稱所生父爲伯叔是以帝王爲重而以父母爲輕可乎舜竊負而逃雖孟子强爲之辭然實有以見父母重於帝王也明與獻王之議張璁桂萼等阿諛逢迎力請去本生之號至稱爲皇考追諡帝號入廟苟以竊一時之利祿而不顧其君貽天下萬世之訾議其亦可謂最無忌憚之小人者矣予以爲爲帝王者苟不違君道以致見棄於

天自無有無嗣旁支入繼之事茍有其事則必其身或其祖考有得罪於
天之事即所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而已然設萬一有其事何不稱所生曰皇帝本生父歿則稱本生考立廟於所封之國無國則於其邸第爲不祧之廟祀以天子之禮亦合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則尊親之誼交盡而於公義私恩兩無遺憾何昔之議禮者未見及此而紛紛聚訟爲耶余因感

司馬光歐陽修濮議之事以局外而觀局中爲之權衡斟酌期合夫天理人情之正因著濮議辨爲萬世旁支承統者有所折衷俾不致釁如司馬歐陽互爲水火邪如張璁桂萼爲貪緣捷徑而總歸於戒爲君者乎時敬

天愛民不致見棄於

天嗚呼可不愼哉

書明臣史可法復書睿親王事

㓜年即談聞我攝政睿親王致書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乃得讀其文所爲揭大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辭嚴心實嘉之而所云可法遣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語不載則後世之人

將不知其何所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大不
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市及藏家則亦不可得復
命索之於內閣冊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
孤忠嘆福王之不惠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奸
掣其肘而卒致淪亡也夫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
長江為南宋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而況燕雀處堂
無深謀遠慮使兵頓餉竭忠臣流涕頓足而歎無能
為惟有一死以報國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初

無稽詭誕不經之言雖心折於睿士而不得不強辭以
辯亦仍明臣尊明之義耳余以爲不必諱亦不可諱
故書其事如右而可法之書並命附錄於後夫可法
自擬之文天祥實無不可而明史本傳乃稱其母夢
文天祥而生則出於稗野之附會失之不經矣

書通鑑輯覽明崇禎甲申紀年事

通鑑輯覽將成司事者舉通鑑綱目三編之例於甲申歲欲大書順治元年分注崇禎十七年於下且凡勝朝事皆別書明而於李自成陷京師即繫以明亡余曰不可夫三編之例非述續編之例乎續編於元順帝二十七年即分注明年元主北奔而繫以元亡去至正二十八年爲洪武元年且自順帝十五年明祖起兵之後於凡元政即別書元以示異雖臣各私

其君之義也而朕實鄙之蓋以理責人者必先以理自處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也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居今之時貶亡明而尊本朝如明之於元其誰曰不可然朕不爲也通鑑輯覽之書非一時之書乃萬世之書於正統偏安之繫必公必平天命人心之嚮必嚴必謹且正編續編旣一正其自視尊大之陋習而顧於本朝嬗代之際有所偏向是不有愧於心而貽來世之譏乎玆於甲申歲仍命大書

崇禎十七年分書順治元年以別之即李自成陷京師亦不遽書明亡而福王弘光元年亦令分注於下必俟次年福王於江寧被執而後書明亡夫福王設於江南能自立未嘗不可為南北朝如宋高宗之例也而奈其日即惛淫以致天命去而人心失是非開刱者欲究我兵威而實守成者自失其神器也若夫唐王桂王窮竄邊隅苟延旦夕此正與宋之帝昺帝昰同例不可仍以正統屬之用以示萬世守成之主

思天命人心之難諶凜凜乎惴惴乎保祖宗所貽留爲臣民所繫屬而不敢謬恃書法之可有高下焉庶幾朕纂通鑑輯覽之本意或不失春秋大一統之義乎

己未歲我

太祖大破明師於薩爾滸山之戰書事

蓋聞國之將興必有禎祥然禎祥之賜由乎

天而致

天之賜則由乎人予小子於己未歲我

太祖大破明師於薩爾滸之戰益信此理之不爽也

爾時草刱開基篳路藍縷地之里未盈數千兵之衆

弗滿數萬惟是

父子君臣同心合力師直爲壯荷
天之寵用能破明二十萬之衆每觀
實錄未嘗不流涕動心思我
祖之勤勞而念當時諸臣之宣力也謹依
實錄敘述其事如左
己未二月明帝命楊鎬杜松劉綎等統兵二十萬號
四十萬來攻左翼中路以杜松王宣趙夢麟張銓督
兵六萬由渾河出撫順關右翼中路以李如柏賀世

賢闇鳴泰督兵六萬由淸河出鴉鶻關左翼北路以馬林麻岩潘宗顏督兵四萬由開原合葉赫兵出三岔口右翼南路以劉綎康應乾督兵四萬合朝鮮兵出寬甸口期並趨我興京三月朔我西路偵卒遥見火光馳告甫至而南路偵卒又以明兵逼近告我太祖曰明兵之來信矣南路駐防之兵有五百即以此拒之明使我先見南路有兵者誘我兵而南也其由撫順關西來者必大兵急宜拒戰破此則他路兵

不足患矣節於辰刻率大貝勒代善後封禮親王及衆貝
勒大臣統城中兵出而令大貝勒前行時偵卒又以
明兵出清河路來告大貝勒曰清河之界道途傴仄
崎嶇兵未能驟至我兵惟先往撫順以逆敵兵遂過
扎喀關與達爾漢侍衛扈爾漢後授三等子世職集兵以待
上之至時
四貝勒即我太宗文皇帝以祀事後至謂大貝勒曰界藩
山上我築城夫役在焉山雖險倘明之將帥不惜士

卒奮力攻之陷夫役奈何我兵宜急進以安夫役之心大貝勒等善是言下令軍士盡擐甲日過午至太蘭岡大貝勒及扈爾漢欲駐兵隱僻地以待敵四貝勒艴然曰正宜耀兵列陣明示敵人壯我夫役士卒之膽俾并力以戰何故令兵立隱僻地耶巴圖魯額亦都後爲一等大臣追封弘毅公曰貝勒之言是也我兵當堂堂正正以向敵人遂督兵赴界藩對明兵營列陣而待初衆貝勒兵未至我國

防衛築城夫役之兵僅四百人伏薩爾滸谷口伺明
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之兵過谷口將半尾擊之追
至界藩渡口與築城夫役合據界藩山之吉林崖杜
松結營薩爾滸山而自引兵圍吉林崖仰攻我兵我
兵四百人率衆夫役下擊之一戰而斬明兵百人時
我國衆貝勒甫至見明兵攻吉林崖者約二萬人又
一軍列薩爾滸山巔遙為聲勢四大貝勒與諸將議
曰吉林崖巔有防衛夫役之兵四百人急增千人助

之俾登山馳下衝擊而以右翼四旗兵夾攻之其薩爾滸山之兵則以左翼四旗兵當之遂遣兵千人往吉林崖

上至問四大貝勒破敵策四大貝勒具以前議告

上曰日暮矣且從汝等今分右翼四旗之二與左四旗兵合先破薩爾滸山所駐兵此兵破則界藩之衆自喪膽矣再令右二旗兵遥望界藩明軍俟我兵由吉林崖馳下衝擊時并力以戰是時我國近都城之

兵乘善馬者先至乘駑馬者後至其數十里外者尚未至於是合六旗兵進攻薩爾滸山明兵駐營列陣發鎗礮我兵仰而射之奮力衝擊不移時破其營壘死者相枕藉而所遣助吉林崖之兵自山馳下衝擊右二旗兵渡河直前夾擊明兵之在界藩山者短刃相接我兵縱橫馳突無不一當百遂大破其衆明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等皆歿於陣橫屍亘山野血流成渠其旗幟器械及士卒死者蔽渾河而下如流澌

焉追奔逐北二十餘里至碩欽山時已昏軍士沿途
搜勦者又無數是夜明總兵馬林兵營於尚間崖濬
壕嚴斥堠鳴金鼓自衛我兵見之乘夜馳告於大貝
勒翼旦大貝勒以三百餘騎馳往馬林兵方拔營行
見大貝勒兵至回兵結方營環營濬壕三匝列火器
俾習火器者立壕外繼列騎兵以俟又潘宗顏一軍
距西三里外營斐芬山大貝勒見之使人馳告於
上時我國遠路之兵亦陸續至與大貝勒兵合明左

翼中路後營遊擊龔念遂李希泌統步騎萬八駕大
車持堅楯營於斡琿鄂謨地環營濬壕外列火器
上見之與
四貝勒率兵不滿千人分其半下馬步戰明兵發火
器拒敵
四貝勒引騎兵奮勇衝入我步兵遂斫其車破其楯
明兵又大敗龔念遂李希泌皆陣沒焉會大貝勒使
人至郊助兵已營尚間崖

上不待
四貝勒兵急引侍從四五人往日中至其地見明兵
四萬人布陣成列
上趣令我軍先據山巔向下搏擊衆兵方欲登山而
馬林營內之兵與壕外兵合
上曰是將與我戰也我兵且勿登山宜下馬步戰令
大貝勒往諭時左二旗兵下馬者方四五十人明兵
已自西突至大貝勒代善言於

上曰兵已進矣即怒馬迎戰直入其陣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與衆台吉等各鼓勇奮進兩軍搏戰遂敗明兵斬首捕鹵過當方戰時我六旗兵見之不及布列行陣人自爲戰前後弗相待縱馬飛馳直搗明營明兵發鳥鎗巨礮我兵衝突縱擊飛矢利刃所向無前明兵不能支又大敗遁走我兵乘勝追擊明副將麻岩及大小將士皆陣沒總兵馬林僅以身免滅跡掃塵衆角隴種尚間崖下河水爲之盡赤

上復集軍士馳往斐芬山攻開原道潘宗顏兵令我兵之半下馬仰山而攻宗顏兵約萬人以楯遮蔽連發火器我兵突入摧其楯遂破之宗顏全軍盡沒時葉赫貝勒錦台什布揚古欲助明與潘宗顏合其兵甫至開原中固城聞明兵敗大驚而遁是時我軍旣擊破明二路兵

上乃收全軍至固勒班地方駐營而明總兵劉綎李如柏等由南路進者已近逼興京偵卒馳告

上遂命扈爾漢先率兵千人往禦翼日

上復命二貝勒阿敏率兵二千繼之

上率衆貝勒大臣還軍至界藩行凱旋禮刲八牛祭

纛告

天大貝勒代善請曰吾先歸從二十騎微行探信祀

畢

上徐來

上許諾三貝勒莽古爾泰亦相繼行

四貝勒莅至

上前請與俱往

上曰汝兄微行往探汝隨吾後行

四貝勒曰兄獨往吾留此不安也遂亦行日暮大貝

勒回至興京入宮則

皇后內庭等見大貝勒至亟問禦敵策大貝勒曰撫

順開原二路敵兵已破誅戮且盡南來兵已遣將往

禦我待

父皇命當即往破之於是大貝勒復出城迎
上於大屯之野
上自界藩啟行至興京平明命大貝勒三貝勒
四貝勒統軍士禦劉綎而留兵四千於都城待李如
柏賀世賢等之兵初劉綎兵出寬甸進棟鄂路我居
民避匿深山茂林中劉綎悉焚其柵寨殺其孱弱佐
領託保額爾訥額赫率駐防五百人迎敵劉綎兵圍
之數重額爾訥額赫死之并傷我卒五十人託保引

餘兵與巴爾漢軍合巴爾漢伏兵山巔以待巳刻大
貝勒及三貝勒
四貝勒引兵甫出瓦爾喀什篤集時劉綎所率精銳
二萬先遣萬人前掠將趣登阿布達哩岡布陣大貝
勒欲引兵先登馳下擊之
四貝勒曰兄統大兵留此相機為援吾先督兵登岡
自上下擊之大貝勒曰善吾引左翼兵出其西汝引
右翼兵登山俾將士下擊汝立後督視勿違吾言輒

輕身入也

四貝勒遂率右翼兵往先引精騎三十人超出衆軍前自山馳下奮擊之兵刃交接戰甚酣後軍隨至衝突而入大貝勒又率左翼兵自山之西至夾攻之明兵大潰

四貝勒乘勝追擊與劉綎後隊兩營兵遇綎倉卒不及陣

四貝勒縱兵奮擊破其兩營兵萬人劉綎戰死是時

明海蓋道康應乾步兵合朝鮮兵營於富察之野其兵執筤筅長鎗被藤甲皮甲朝鮮兵被紙甲其冑以柳條為之火器層疊列侍

四貝勒既破劉綎兵方駐軍衆貝勒皆至遂督兵攻應乾明兵及朝鮮兵敵競發火器忽大風驟作走石揚沙烟塵反撲敵營昏冥晝晦我軍乘之飛矢雨發又大破之其兵二萬人殲焉應乾遁去先是二貝勒阿敏扈爾漢前行遇明遊擊喬一琦兵擊敗之一

琦收殘卒奔朝鮮都元帥姜功烈營時功烈據固拉
庫崖衆貝勒復整兵逐一琦遂攻朝鮮營功烈知明
兵敗大驚遂按兵偃旗幟遣通事執旗來告曰此來
非吾願也昔倭侵我國據我城郭奪我疆土急難之
時賴明助我獲退倭兵今以報德之故奉調至此爾
撫我我當歸附且我兵之在明行間者已被爾殺此
營中皆高麗兵也明兵逃匿於我者止遊擊一人及
所從軍士而已當執之以獻四大貝勒定議乃曰爾

等降先令主將來否則必戰功烈復遣使來告曰吾若今夕卽往恐軍亂逃竄其令副元帥先往宿貝勒營以示信詰朝吾率衆降遂盡執明兵擲於山下付我明遊擊喬一琦自縊死於是朝鮮副元帥先詣衆貝勒降翼日姜功烈率兵五千下山降衆貝勒宴勞之送功烈及所部將士先詣都城

上御殿朝鮮都元帥姜功烈及副元帥等匍匐謁見

上優以賓禮敷賜宴厚遇之士卒悉留豢養四大貝

勒旣殲南路明兵四萬人我軍駐三日籍其俘獲人
馬輜重鎧仗而還是役也明以傾國之兵雲集遼瀋
又招合朝鮮葉赫分路來侵五日之間悉被我軍誅
滅其宿將猛士暴骸骨於外士卒死者不啻十餘萬
我軍邀
天佑助以少擊衆無不摧堅挫銳迅奏膚功策勲按
籍我士卒僅損二百人自古克敵制勝未有若斯之
神者也時明經畧楊鎬駐瀋陽聞三路兵敗大驚急

撒總兵李如柏副將賀世賢等回兵如柏自呼蘭路遁歸我哨兵二十人見之據山上鳴螺繫帽弓揹揮之作招集大兵狀已而呼譟下擊殺四十人獲馬五十匹明兵奪路而逃相蹂踐死者復千餘人庚寅大軍還至都城

上顧衆貝勒大臣曰明以二十萬衆號四十七萬分四路并力來戰今我不踰時破之遂獲全勝各國聞之若謂我分兵拒敵則稱我兵衆若謂我往來勦殺

則服我兵強傳聞四方孰不懾我軍威者哉嗚呼由
是一戰而明之國勢益削我之武烈益揚遂乃克遼
東取瀋陽王基開帝業定夫豈易乎允因我
太祖求是於
天復讐乎
祖同兄弟子姪之衆率股肱心膂之臣
親冒矢石授方畧一時
聖嗣賢臣抒勞效悃用成鴻勲我大清億萬年丕丕

基實肇乎此予小子披讀
實錄未嘗不起敬起慕起悲泣未能及其時以承
訓抒力於行間馬上也夫我
祖如此勤勞所得之天下子若孫覩此戰蹟而不思
所以永
天命綿帝圖兢兢業業治國安民凜惟休惟恤之誠
存監夏監殷之心則亦非予子孫而已爾此予覩薩
爾滸之戰所由書事也此予因

實錄尊藏人弗易見而特書其事以示我大清億萬年子孫臣庶期共勉以無忘
祖宗開創之艱難也

書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事

春秋聖人尊王之經也元年春王正月歸宗明義之第一也解此者自三傳以至後儒其說充棟或致操戈無容置議然識聖人之深意者有幾乎王道熄而作春秋春秋魯之舊史也自隱公始則不得不書隱公元年而即繼之曰春王正月前史所無有也蓋言公之元年乃禀王之春王之正而得是非尊王之義乎且是年也於齊爲九年於晉爲二年衛鄭以下各

爲其年不可隻指數而總爲平王之四十九年於斯
時也世人將何以紀其年而知其歲乎是則聖人之
書元年春王正月也者其亦有感於斯乎行夏之時
聖人之私議不能行於時言春王而不言王春月可
改而春不可改亦隱寓夏之時與王之元所謂大一
統足以一天下之心而不可任其紛有不能行之嘆
矣玆爲開宗始義乃貫春秋之本末而絕筆於獲麟
蓋聖人之道在萬世即聖人之憂在萬世然則封建

之說不惟不可行於後世知聖人亦未必以爲宜然

也

書明列代玉册事

予於戊辰年奉藏歷代帝后像於南薰殿並弆勝朝列帝玉册之貯於工部者於殿之西室其時究年少未問及於有册而無寶也茲因一律重造

太廟册寶告成因取明十三帝玉册觀之並思其有册無寶之故蓋其册多用條玉此即玉檢金繩之遺義耶於是憬然悟曰此册之所以存而寶之所以失也夫一板四條而又有穿成造時豈不費琢磨然析

其條則爲無用之物矣若其玉寶則固囫圇一物磨
去其字仍然一寶改製他器隨意可成且宋元近代
其冊寶皆不見於世亦可徵也而明末經流賊之變
蹂躪兵燹遷其重器寶失而冊存其理固然夫何疑
之有蓋
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歷觀諸史開創者多
賢或一二世或二三世即有不常厥德以致失其祖
宗之業者此非

天使之亡實自取其亡也宗器固重而九有萬民其重於宗器奚啻倍蓰未有失民心而能保其宗器者也而獨於宗器中計其歷久不失斯亦小矣奈何不敬奈何不慎是則予之弆徹出之

冊寶於

陪京之

太廟者其亦有深意耶予之子孫以至百世雲仍亦以予慄慄危懼之心爲心而敬

天愛民以凜難諶其庶幾乎 其庶幾乎

勦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

平伊犁定回部收金川是三事皆關大政各有記文勒太學詳王倫剿蘇四十三洗田五是三事雖屬武功然以內地懷慙弗藉其說至於今之勦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則有不得不詳紀顛末以示後人者向之三予惟深感

天恩蒙厚貺亥之三予實資衆臣之力得有所成若茲臺灣逆賊之搧亂乃卒然而起兵出於不得已而

又不料其成功若是之易也蓋自康熙二十二年平定臺灣之後歷雍正逮今乾隆戊申百餘年之間率鮮卅歲寧靜無事而其甚者惟朱一貴及茲林爽文朱一貴已據府城僭年號林爽文雖未據府城然亦僭年號矣朱一貴雖據府城藍廷珍率兵七日復之不一年遂平定全郡林爽文雖未據府城亦將一年始獲首渠平定全郡則以領兵之人有賢否之殊故曰事在人爲不可不慎也林爽文始事之際一總兵

率千餘兵滅之而有餘及其蔓延猖獗全郡騷動不
得不發勁兵命重臣則予遲速論所云未能速而失
於遲予之過也然而果遲乎則何以成功蓋遲在任
事之外臣而速在籌策之予心故始雖遲而終能成
以速非誇言也蓋紀其實而已若黃仕簡任承恩初
遲矣而予於去年正月即命李侍堯速往代常青爲
總督辦軍儲常青往代黃仕簡藍元枚往代任承恩
司勦賊之事而郡城與仕簡弗致失於賊手是幸也

是未遲也既而常青祇能守郡城藍元枚忽以病亡是又遲矣而

天啟予衷於六月即自甘省召福康安來熱河授之方畧八月初即命福康安海蘭察率百巴圖魯及各省精兵近萬往救諸羅是又未遲也福康安等至大擔門開舟阻風風畧定而啟行又以風遮至崇武澳不能進是又遲矣然而候風之際後調之兵畢至風平浪靜一日千里齊至鹿仔港是仍未遲也夫遲之在人而

天地神明護佑每以遲而成速視若危而獲安有如
昔年開惑論所云者予何修而得此於
天地神明之錫祉哉如是而不益深敬畏勤政愛民
明慎用兵則予爲無良心者矣予何敢抑又何忍乎
夫用兵豈易言哉必也凛
天命屏已私見先幾懷永圖方寸之間日日如在三
軍前而又戒掣肘念衆勞且予老矣老而精神尚健
不肯圖逸以遺難於子孫臣庶藉以屢成大勳此非

天地神明之佑乎是豈非弗失真心得蒙
天鑒平福康安等解圍殲賊以及生擒賊渠諸功績
已見聯句之詩之序茲不贅言獨申余之不得已用
武又深懼用武之意如是以戒後世占驗家以正月
朔日值剝蝕爲兵戈之象遠者固無考自漢至明屢
逢其事然亦有驗有弗驗若昨丙午可謂有驗矣以
予論之千歲日至可坐而致剝蝕亦可算而定也既
定矣其適逢與不逢原在依稀懺悅之間且亦之計

預使之必無也若使之無無是爲詐也不惟不能避災或且召災故史載宋仁宗朝第二次康定元年春正月朔當日食司天楊惟德請移閏於庚辰歲則日食在正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夫日食必當在朔可知古稱月晦日食者多移閏曲避之術耳至於不得已而用兵惟在見幾而作先事以圖遲不失於應機速不失於不逹惟敬與明秉公無私信賞必罰用兵之道其庶幾乎夫行

此數端甚不易矣知不易而愼用兵又其本乎凡軍旅事必當有方畧之書書成卽以此語冠首篇亦不更爲之序矣